

荆楚文化：激活的文史材料

黄鹏程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第七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对我的震撼是巨大而深刻的，每一次讲座、每一处考察，都能强烈地刺激我观察、审视事物的方式，在反思中提高学术的敏锐度和思考的深广度。结束之时，我对举办武汉营的老师同学们充满了感恩之情，这次活动将是我学术道路上以此重要的转折点。在此，我不再对具体的讲座内容进行陈述，而是仅扼要地谈谈几点心得。最重要的感受，是文史材料在此次研习中得到了全面的激活，赋予了历史文本以鲜活的再创造。

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有其深厚的学术脉络或完善的学术体系，入门的要求较高。作为外专业的“他者”，如何从横断面或小切口进入相应的领域观察、发现和思考问题，并进行跨专业研究，是极具有价值的。历史的文本原就是生活的记录，但从某一学科的划分来探讨，显然是历史考察的断裂与缺憾，无法全部呈现出真实的社会样态与人的心态情感。跨学科的讨论，完全将观点的封闭性与指向性打开，将材料的解读方法与观看角度打开，从单一维度的探究转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观照，把材料还原到更丰富的历史场域之中，使材料更加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这种学科碰撞是单纯的学科内讨论所无法企及的。

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组内成员总是能对各学科内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一些融通的概念，譬如“地方”“流动”“边界”“主体”等。通过抽象概念的提炼，原本看似各个方面的材料、断续或零碎的事件碎片等，都得到了某种逻辑线条的贯穿与整合，从而由学科内的史实讨论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讨论，使各学科的同学都能够进行思想的对话与思维的碰撞。

其次，面对这些内涵与范畴较难明确加以界定的概念，小组成员不刻意追求其准确的统一的定义，而是以开放性的眼光去论述能够从哪些角度去更丰富更包容地理解这个意涵，使得问题的探讨更具有思辨性。比如，探讨“地方”范畴的“阶层性”与“空间性”，“流动”范畴的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边界”的不确定性，某一政治活动的显行为与隐行为等。此外，各专业的小组成员能够对同一问题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与考察。张侃老师常扮演着历史大背景与文化脉络的介绍者角色，黄淑莉老师从人类学角度剖析出众多精微的细节，许浒和黄庭硕同学则常从思想史出发分析，潘亦迎同学以社会学的视角提倡考察问题要多“回归主体”、回到“人”自身，张昊苏同学和我常以文学中的话题作为解读问题的类比

等等。这就使问题的讨论延伸到各个领域，既能广泛扩延，又能高效挖掘深度，得到整体深入的理解。

当然，对概念的单纯讨论容易流于浮泛和空虚，必须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文本与田野场景之中，才能使概念具有扎实的理论根基。举例言之，在田野考察的前两天，我们对于“流动”的印象尤为深刻，这种流动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政治性的因素，如修建明显陵的将士进入钟祥，这种流动是来自指令的被动流动，而流动者会积极地转换这种被动的身份，并与当地的社会生态努力融合；也有民间自发的流动，如集体移民，商业经济活动等，山陕会馆就是商人流动的聚焦点，许多碑文上都可见会馆通过筹资、捐资等方式介入当地的工程建设、政策实施等环节，这是流动促成新的社会组织并进入当地社会的过程。而米公祠展现出另一种有趣的“文化移民”方式：移居至此的米氏后人通过嫁接族谱的途径，与米芾家族形成链接的环扣，并植根于此、发展壮大。这种“流动”的特征，与湖北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水网密布，水的流动一定程度上带来人的流动，丹江口水运即承担着重要的人员运输功能。

限于材料，谈论具体概念的许多方面只能处于假设与架空阶段，存在界定模糊、观念预设的风险，尤其是一些引申的部分，还有逻辑链条上的环扣缺失，因而还有待于历史文献的进一步证明。

田野考察则将转换我对待事物的思维模式。以往参观历史遗址，尽管会粗粗涉猎其背景，但却极少触及其背后的鲜活的“人”与“社会”，极少用钻研的眼光精读每一块碑文、每一处石刻。看见老师们拿着面粉、粉笔，抹在碑文上精读、记录、分析，从简单的碑文表面透视出社会形态、社会组织、人员等历史活动，以小见大地观察地方社会的变迁，令人惊叹！今后，我会将更多的目光投注到碑刻上，加大对实体文献的挖掘深度。

限于字数，以上是我的几点心得体会。再次感谢营队所有的负责老师、讲座嘉宾、会务同学，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愿有缘再会！